

情 深 無 怨 尤

吳 崇 蘭

豐 梯 遺 孀 孫 夷

綽 約 多 姿 中 年 居 士

一九六三年元月，外子周谷調職美國工作，我攜帶二子一女，隨夫赴任。我們全家在老友及我擔任導師的全班學生盛大歡送行列中踏進機場。於元月六日抵達美國。抵美之日，即進入託友人代為租賃之公寓，並立即購置傢俱什物。一切妥當，次日，外子即以日夜顛倒的疲乏之身報到上班。他上班之後，便展開了一連串的外交內交，公宴私宴。在這一段時間中，我便耳聞他有位同事孫居士。

起初，我以為孫居士是一位男士，後來才知道她是一位美麗的女士。傳聞的口碑，有說她三八的，也有說她十三點的。至於如何三八？如何十三點，因為我不喜歡打破沙鍋，所以也就不知其詳。不過人之長短臧否，議論的人有時捕風捉影，言過其實，也常有的。和孫居士第一次見面，是在外子的一位同事家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：是不冷不熱的天氣，她穿着一件套頭的橘紅色的短袖套頭薄羊毛衣，外罩縷空的白色織花小外套，下面是黑色窄裙，肉色尼

龍袜，黑色的細高跟鞋。圓圓的臉上輕抹細粉，薄塗朱唇，那雙含笑的桃花眼上畫着兩道細細黑黑的柳葉眉。濃黑的頭髮往後梳着一個大大的髮髻，額前却留着一截若有意，又若無意的稀稀落落的瀏海，耳朵上戴着一副珍珠耳環。

那時孫居士該已經過了知命之年，除了腰圍略粗，風華餘韻，仍覺動人。我和她同坐在一張長沙發上，我讚美她不但是個衣架，也是一個會穿衣服的人，配的颜色這麼調和，穿在身上這麼好看。

……她低頭看看她身上的衣服，輕聲對我說道：

「這都是慈善店買來的二手貨。很便宜的。才兩角五分錢一件。」

「真的？」我幾乎難以相信。那件羊毛衣和那件外套，穿在她身上顯得那麼高貴，怎麼可能這麼便宜？兩角五分錢，只是幾個雞蛋的價錢呢！

「是的，你到那慈善店去，有時可以買到全新的好衣服。只需花一點點錢。如果你不在乎，下回我給你挑幾件。」她說。

「好啊！」我說。其實，我穿那些衣服的機會是很少的。只是那時候僱員的薪水不多，正式工作人員的薪水也不高，東西這麼好，又這麼便宜，不免心動。而且，在這種宴客的場合，偶然說起的閑話也不一定真作數。她那裏就真會替我去買哩！

這以後，我開始到住家附近的英語學校上課，居然和孫居士成了同學。同學不久，她就帶了幾件短袖的絨線衣給我，說是在慈善店買的。我要付她錢，她一定不肯收。說沒有幾個錢。我也只得罷了。

來美時，我已陸續出版了「愛河逆流」、「柳家姐妹」、「蘭嶼木舟」、「素英小史」、「男人與女人」、「玫瑰夢」、「翠姑」等小集子，在美又續出版了「桃李春風」、「逝水悠悠」及「九月憂鬱」等小說，並為中央日報航空版的「四海一家」撰通訊稿。孫居士讀過我的小說，也經常看到我的通訊。常常給我許多獎辭。使我得到很多鼓勵。有一次上英文課時，她帶來了她的詩稿。裏面有詩，有詞，一手漂亮毛筆字。原來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孫居士還是一位很有

造詣的詩人呢！

駭世故事長埋心底

「我的一生，歷經滄桑，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。如果我們能合作，可以寫出一部驚世駭人的巨著。不知道你願意否？」她問我。

我那時初到美國語言不通，孩子又小，整天關在公寓裏，雖然晚上常有宴會，一切都是浮面的，正感生活圈子狹窄，題材缺少，如今有人自願供我好的題材，自然喜不自勝，只是我也擔心我不一定有把握寫得成，寫得好。所以我說：「讓我先聽聽你的故事再說。」

「好罷！等一會下課休息的時候我們就開始。」

那一晚，我才知道，原來這位猶存風韻的孫居士，就是抗戰當年長沙大火中的悲慘主角鄧悌的遺孀。

歷史上，在戰爭的時候，常見「堅壁清野」的字眼。拿破崙征俄羅斯，就因為俄國的堅壁清野而失敗。堅壁清野的意思就是在無法抗拒的強敵來臨時，將敵愾同仇的老百姓組織起來，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，與政府一個步調，成全全國民族的利益。做的時候，先把老弱婦孺遷離安置，把物資財產能搬的搬走，能埋藏的埋藏。搬不走，埋不掉的，即忍痛燒毀。如此敵人來時，不見一兵一卒及百姓，沒有粒米滴水及房屋。只見一片廢墟荒丘，沒有可資利用的人力，沒有可資飲用的食物，無法駐足，只好知難而退。中日戰爭時，我們的焦土抗戰，即是根據歷史上的堅壁清

野而來。

但是，長沙大火這件公案，敵人在二百里之外，尚未逼近，老百姓事前亦一無所知，深夜軍警放火，不但燒毀了許多房屋財產，使一座熱鬧繁華的長沙城，成爲一片廢墟，也燒死了許多在睡夢中未能來得及逃出的老百姓。僥倖逃出來的居民，在深冬臘月，穿一身單衣單褲，呼兒喚女，喊爹叫娘，哭嚎之聲，震動天地。這種不見敵蹤，就先使自己損失落難，讓敵人快意拍掌，與堅壁清野的原意，相去就太遠了。

長沙大火，湘人稱爲文夕大火，身歷抗日戰爭的人，大概都能够知道這件事。但半個世紀過去，歷史雖未湮沒，知道的人，也逐漸的少了。即使身歷抗戰的人，對於事件的始末，事情的真相，因傳聞不一，也只能知其大概。茲略述始末，再細說從頭。

長沙大火奪其所愛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，全國上下，軍民團結，一心抗日。只是我軍節節失利。至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，武漢失守，敵軍沿粵漢路南犯，並攻佔岳陽。我中央決議調大軍部署，準備與敵決戰。長沙街頭，謠言頻傳，風聲鶴唳，大有草木皆兵之概。

十一月五日，中央調派陸軍第四十九軍赴贛西作戰。另電第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限十二日到達長沙。十二日爲孫中山先生誕辰七十二周年紀念日。湖南省政府會議決定文機關遷往沅陵，武機關遷往邵陽。下午四點多鐘，長沙謠言更多，

開始混亂，官員開始遷散。老百姓探問情況，不得要領，深夜，長沙戒嚴，街頭冷清無人。俞濟時是於當晚十時許到達長沙，草草用餐後，即赴長沙城郊軍部以電話向長官部報到。並分電前方詢問情況，回答均說戰況穩定。俞遂就寢，不久即聞公路人車爭道，哭罵聲不絕，俞起床推窗，遙見長沙市一片火光，俞即詢問長沙警備司令鄧悌，據告「誤傳敵軍已過汨羅江，奉省府張主席令採焦土政策，鑄成滔天大禍。」原來當晚軍警以油桶放火燒城，大火一起，無法控制不可收拾。燒了三天三夜，仍然熱浪撲面，有餘火燃燒，不時還有爆炸聲，此次火災，毀房五萬餘幢，死二萬餘人，約二、三十萬居民無家可歸。

大火後，軍事法庭會審失職人員，判處長沙警備司令鄧悌、徐崑警察局長、憲兵第二團團長文重孚三人死刑。俞濟時即爲執行官。因鄧悌是將級軍官，執行前備酒菜勸鄧悌用食。繼在軍部左前方小山坡舖軍毯，設座椅，布幔雙眼，於十九日上午九時槍決。當時長沙市民憤沸騰，市民代表會在行刑前兩次要求將鄧悌押往長沙市區遊街示衆，再在八角亭執行槍斃。俞濟時以無法令根據，未曾應允。鄧悌處決後，謠傳因鄧悌與俞爲軍校第一期同隊同學，被俞放走；這當然祇是無稽之談。不過，大家都認爲文夕大火事件，鄧悌爲警備司令，固責無旁貸。而發號施令的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始作俑者張治中，應是罪魁禍首，參謀長徐權，亦難辭其咎。鄧悌只是代罪羔羊，替死鬼而已。當然，也有人認爲張治中縱有令其放火焚燒長沙之命，鄧悌身充警備司令，

官拜中將，亦應參酌當時實際情況行事。如果當時能深入研究，慎重判斷，求證確鑿真象，又何必至於造成敵人猶在二百里外，自己先就亂了陣腳，迫不及待的將長沙城燒毀的慘痛笑話！

鄧悌是怎樣一個人呢？他是湖南長沙人。與他相接的人，都說他儀表英俊，才華縱橫，是個能詩能文，風流倜儻的人。對朋友，熱情亦重道義，很有風度。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學生中的佼佼者。深得蔣中正委員長的寵信。他在張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時，在張手下任警備司令，是他委屈不得意的時候。因張任用私人同鄉，職位皆在其上，而他又受同期同學俞濟時的管束節制。便有每下愈況之感。嘗謂「舊日部下，職位均在余上，問其本領學識，余未敢贊詞。」由其牢騷中，可知其未能伸志，鬱鬱不歡心態。雖然在一般人的眼中，他已是少年得志，很了不起了。

吟詩填詞此恨綿綿

簡略的說過長沙大火，談過鄧悌，我就要回到我和鄧悌遺孀的一段情了。

我和鄧悌遺孀孫居士，從她提議兩人合作寫一本「驚世駭人」的巨著那晚開始，她就在兩堂課的十分鐘休息中講她親身的見聞經歷。不過時間十分短暫，因她不久買了一幢廉價房子，晚上出來上課不方便，後來又遷去芝加哥，通了一封信，以後就斷了消息。那本構想中的「巨著」，當然也就無疾而終。如今回憶起她說過的話，也只剩一鱗片爪。

孫居士名叫顯美。也是湖南長沙人。出身官

宦之家。在她幼小的時候，她家的堂屋裏，還放着一頂四人抬的綠呢大轎。從這頂綠呢大轎，可以遙想當年她祖上的顯赫風光。

在她曾祖父的時候，有一個聽來真的驚世駭人的故事。她的曾祖，因為聽信堪輿之言，遷葬她家的祖墳。墳被挖開，却見着一個長着綠毛，兩手手指長着繞胸的長指甲——一個有生機的僵屍。大家在驚惶之下，急速將之原地掩埋。此事主兇主吉，莫衷一是。

她父親早逝，從小隨寡母生活。小時候人見人愛，被家人嬌寵長大。她是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。在學校裏，那如花的青春，使她的學習生涯多彩多姿。但最令她纏綿難忘長相憶的，是她與鄧悌的相遇相識相戀，以及那短短的一段婚姻生活。

鄧悌是在她工作的政工隊裏發現她的。他見到她就視作天人。常常去找她，她却愛理不理，沒有把他看在眼里。鄧悌為她寫了許多情詩，最後終於打動她的心，與他結成連理。

鄧悌的寵她，不亞於她的家人。他們結婚之後，由於她害怕和男人接觸，一直到第七天，才真正同房。就是這樣，她還常常關起房門，把鄧悌拒於門外。鄧悌從來不發脾氣，只是輕扣房門，求她開門。而她却讓他獨宿書房。

那輕輕的扣門聲，那溫柔的請求，一定時時在她心中迴盪。她一定為她未能及時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把握那美好的時光懊悔、遺憾。她在說起這一切時，臉上有著甜蜜的哀傷。他們短暫的婚姻生活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圓。只有戀，只有情

。是深深的戀，是深深的情。直到如今，直到永遠。

她曾背誦過一首鄧悌為她寫的情詩。當時未能立刻記錄下來，於今已不復記憶。她把鄧悌給她的情詩深藏心底，也可以看出她對鄧悌用情之深了。

長沙大火的事件，孫居士也講到其間的秘辛。十二日那個不祥的一天，謠言不絕。省府會議決定搬遷。當晚鄧悌將她送往鄉間，安置好一切，又趕返長沙。因為往返勞累，當即就寢。等到長沙火起，人聲沸騰，他倉惶出門查詢，已是不可收拾。鄧悌身為警備司令，長沙起火，自己竟在夢中，其疏忽之責，自不可原諒。而發命令的主席張治中，罪更不可卸。

但事後，張治中為平息民憤，立刻將鄧悌押禁。剛押禁時，鄧悌仍被禮遇着的。家眷也隨時可以接見。張治中會親自到押禁處見鄧悌，要他承擔放火之責。並且慷慨激昂的對他拍胸脯保證：「你放心，一切有我。只要你承認火是你下令放的，我自會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你應該相信我，我不是那種說話不算話的人。我的為人你還不知道嗎……」張治中以長袖善舞，詭辯能言著稱。鄧悌也就在他的甜言蜜語中入了他的圈套。（也許當時並不是圈套，他想着鄧悌是蔣委員長的愛將，必能逃過此劫。未想到有若諸葛亮揮淚斬馬稷，蔣委員長也忍痛將其槍決了。）所以當他所愛的妻子去探望他時，他還能鎮靜的安慰他的妻子：說他會沒事，要她安心等待。

誰知鄧悌在軍事法庭會審時承擔一切過失後

，張治中立刻變了臉。他不再去看鄧悌。也不允許鄧悌要求接見他的家屬。這時候，鄧悌才知道上了張治中的當了。於是他一再請求讓他面見蔣委員長。他想：只要他能見到蔣委員長，他還有辯白的機會。他還有一線生機留取將來報效國家。但是他沒有機會了。他被密封起來，而且速戰速決，他被槍決了。沒有人知道鄧悌臨終時所說上了張治中的當了的內情，只有他的妻子知道。而她却無能為力。因為在法庭上，人人都聽到了鄧悌的口供。

鄧悌的死，對他的妻子是個天大的打擊。她想起往昔的種種切切，那縷縷的柔情蜜意，那濃濃的如詩的愛，一切都永別了，一去不回。她終日以淚洗面，悲咽腸斷。她的母親和親友輪流監視着她，安慰着她。而鄧悌的副官，因為鄧悌去世，他的後事家事，必須要與她共同料理商討，頻頻的接觸，成了她的追求者。而她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，心灰意冷，不願再作他想。然而，她的母親，她的親友，不斷的勸說，不斷的逼迫，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勉強答應這樁婚事。她內心裏，自己知道：她是一點也不愛那個副官。那個副官也十分明白：她不會再愛。他得到了她的軀體，他永不可能得到她的心。但愛是沒有辦法解釋的。他忍受她的脾氣，甚至於忍受她給他的嫌惡。

有兒若無青燈禮佛

不久，她懷了那個副官的孩子，生下一個男孩。她愛這個孩子，孩子却仍不能改變她對孩子

的爹的態度。有了孩子以後，她對那副官更疏離了。大陸變色的時候，她獨自帶着孩子到了臺灣。從此，她成了孫居士。她不再提孩子的父親，也不再提鄧悌。她只是孫居士。

俱往矣，纏綿的愛，慘痛的淚。我佛慈悲，普渡衆生，請勿忘這個傷心人。

她在我駐美大使館擔任工作的時候，每次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來華府，她都去謁拜，蔣夫人也都單獨接見她。我手邊有她的一闕詞、一封信。茲錄於左：

蝶戀花（賀新婚）

杏靨蠻腰嬌楚楚，粧罷低聲慢把相思吐。佇立瑤階君記否？畫堂春暖情依舊。

三載幽懷如中酒，寰海歸來，認取檀郎瘦。一點靈犀憑共守，月圓花好人同壽。

崇蘭作家仁姊惠鑒：

一場大病九死一生，幾乎少陪了。蒙佛庇佑，將生命從死神手裏搶回。今天才能回信給你。請多多原諒。

我們領袖就任第五任總統那天，在中華會館演出北伐電影，忽然肩膀被人一拍，回頭看竟是張天心，分手的時候我托他帶個地址給你，希望你和我通訊。此間總領事也是我們政大同學，我無事找他，但也難保永遠不找哩！

我久已由衷折服你那奮鬥的精神。你學會了打卡，又相夫教子，如今又買了房子，做了祖母，令人羨煞。

我在一家化粧品公司受三年訓，學會了做化粧品，做了二年技師，去年才退休，隨兒子來芝城，我兒相貌英俊，又肯用功讀書，的是出色。在華府黑人大學畢業後，在紐任工程師四年，有一點積蓄。因科學飽和，去年他又改行來此學醫。為了他的出色，不但成了小姐們的追逐競爭對象，還引起嫉妬我的挑撥離間。我兒掛牌立業還有七年。我準備學洋人單身獨住，閉關禮佛，了此餘生。因為獨身老母去依靠他們，做義務娘姨還沒有好臉看。犯不着，你說對嗎？美國高級時髦人都是小家庭啊！

你近來還寫作嗎？海外一大堆的好資料，時代歷史的題材，比比皆是，華胄黃魂的喚醒，全仗你這樣的作家來振筆力書呵！

我沒有寫長篇小說的經驗。但資料却裝了不少。人生只有數十寒暑，我總覺得你那完美聖潔的靈魂，犯不着單為鐘點工資全部斷送。希望你抽出點時間從事崇高的偉大的寫作。你想我們在外國的所見所聞，該有好多的牢騷。用你那支生花妙筆，

中外雜誌

給人以致國有益的暗示，這難道不是老天爺降與你的大任嗎？

我已拿美政府微薄的養老金退休了。

正在開始整理自己的詩詞預備付印。將來印好，當然奉贈一本，請你指教。你如有興趣，我也願抽出點時間與你合寫一部驚世駭俗的長篇小說。從北伐直到目前，將這六十年來的所見所聞，用深入淺出，側擊旁敲的暗示手法，喚醒世人，其功德更是無量無邊哩！

舉世都從忙裏老，不啻為美國的寫照

。生命是留不住的，我們將留下點什麼在人間永垂不朽呢？一個有價值的靈魂，就肯輕易的隨便斷送嗎？以後再談，就此擱筆，順祝
儂社

老友 孫夷謹上 九、十九、七十二

由幾方面的角度來看，鄧悌之死——此死非普通之死，乃帶着人人憤恨的國家民族罪人的罪名而死，是罪有應得或沉寃莫辯，亦可明矣。然人世間沉寃莫辯的人又豈止一個鄧悌？一個人，到世上來走一趟，幸與不幸，誰又能知道？感慨

之餘，謹作小詩一首，為心中的嘆息作一小小句點。

隨感

俱往矣！燈紅酒綠，風花雪月享盡。

叱咤風雲，呼奴喚僕權傾。

風流倜儻，溫柔纏綿一似夢境。剎那

間，血染紅塵，命喪黃泉，好花飄零，

桐琴斷弦，人無眠，誰將憐？嘆人生

如夢似煙，誰來白沉寃？

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 之三十一

祝秀俠教授著 全一冊售新台幣一八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售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

聖文叢書 戴笠新傳

費雲文著 全一冊定價貳佰元郵撥 07393333-2 號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，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，要目：◎戴笠其人其事◎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◎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◎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◎戴笠與雷鳴遠◎戴笠與現代警察◎戴笠與鄭介民◎戴笠與毛人鳳◎戴笠的幾個戰場◎戴笠軼事◎戴笠生平事蹟簡表。附戴笠珍貴圖照手稿墨蹟數十張，四百餘頁，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，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，聖文書局出版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